

# 新见北齐燕继墓志考析

李 森

**提 要** 燕继墓志是传世稀少的北齐志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和书法艺术价值,而且文物考古价值尤其不菲。该墓志形制独特,为以往考古发现所不见,是我国古代墓志中的新样式,对于探讨墓志形制演变情况提供了一件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北齐 青州 燕继 墓志

北齐燕继墓志,全称《大齐阳平燕君之墓志》,2008 年春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市驼山南麓建筑工地。墓志一合,石灰石质,高 28 厘米,长 46 厘米,宽 44 厘米(图一)。志盖覆斗形,无铭文(图二)。志石桌形,雕有四足(图三)。文字楷书,正文 15 行,满行 16 至 18 字不等,计 242 字(图四)。燕继墓志保存完整,未见著录,具有历史文献、文物考古和书法艺术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值得引起学术界关注。该墓志现被青州市一位文物爱好者收藏,笔者幸蒙允准,兹对其作一考证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图 1 墓志

## 一 历史文献价值

为了便于探讨起见,先将志文迻录于下:

大齐阳平燕君之墓志

君讳继,字兴劭,乐安长乐人也。氏胄纷纶,备班典籍。高祖受封,世袭广宁。祖随官



图2 志文拓片

爵, 芳华勃海。父仍息步, 偃蹇东阳。君性志宽雅, 柔忍平直。忠和纯孝, 远近俱称。聚落尚其信义, 屯垒知其慈仁。左右爱之以谦廉, 内外服之以雍穆。乡举阳平相, 君频辞累退, 不得已而从就。任罢宁私, 潜伏丘园。每取乐于衔霞之高峰, 散赏兴于浚阳之清流。调荡一生, 遂绝朝市。春秋七十有六, 终于第。亲僚悲痛, 邻伍共哀。行路闻见, 莫不潸泣。天统六年岁次庚寅正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 葬于驼山之阳。琢玉石以为室, 绘朱紫如取真。轹龙一往, 永世无期。乃作颂曰: 白杨照灼, 长松芬芳。风高一动, 复转无常。金躯忽碎, 漂浮泉堂。何时重起? 倾壶覆觞。

志主燕继, 正史无载。据志文, 燕继字兴劭, 乐安长乐人, 家居青州东阳城, 曾任过阳平相一职。燕继享年 76 岁, 北齐武平元年(570)葬于青州驼山之阳。<sup>①</sup>墓志记载了燕氏享年和葬年, 但未及卒年。如所周知, 古人葬年未必即是卒年, 有的甚至在停尸数年后才下葬, 这与安葬时间的择定及墓室的营建进度有着直接关系。鉴于燕继葬年为武平元年正月,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他不会卒于该年, 而应在天统五年(569)或稍前。准此, 燕继生年当在北魏太和十八年(494)或稍前, 生平活动兼跨北魏、东魏、北齐三朝。

志云: “高祖受封, 世袭广宁。祖随官爵, 芳华勃海。父仍息步, 偃蹇东阳。”

这表明燕继高祖、祖、父数代辗转迁徙, 行迹依次为广宁、勃海、东阳。

广宁, 有郡、县之分。考广宁郡、广宁县俱不载于《魏书·地形志》, 但见诸《水经注》: “漯水又东径下洛县故城南, ……魏燕州广宁县、广宁郡治。”<sup>②</sup>广宁郡属于北魏燕州, 治广宁县。广宁县, 西汉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载“上谷郡, ……(辖)县十五……(有)广宁。”西晋时省入下洛县。北魏又改下洛县为广宁县。按燕姓来历有二: 一是出自南燕姑姓, 黄帝之后。二是出自北燕姬姓, 周初召公奭之后。《通志》载“南燕、北燕皆为

<sup>①</sup> 按墓志称燕继葬于“天统六年(570)岁次庚寅正月乙酉朔廿五日己酉”, 但此年已改元武平。《北齐书》卷八《后主纪》载: “武平元年(570)春正月乙酉朔, 改元。”天统、武平均系北齐后主高纬年号。由于朝廷改元和燕继下葬时间相距较近, 致使燕继家人不知发生改元之事, 仍于墓志沿用天统年号。

<sup>②</sup>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 13《漯水》,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第 201 页。

燕氏,此异姓而同氏者,望在范阳。汉有功臣宜城侯燕仓,后汉中郎将燕瑗,北齐有右仆射燕子献,唐有补阙燕钦融,宋朝有龙图阁学士燕肃,望出上谷、范阳。”<sup>①</sup>燕继家族当即南燕或北燕后裔。《通志》谓燕姓“望出上谷”,墓志称燕继“高祖受封,世袭广宁。”由广宁郡广宁县在汉代曾属上谷郡可知,燕继家族郡望上谷。

勃海,指勃海郡。按北魏青、冀二州均有勃海郡。《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载:青州“勃海郡……领县三……重合、脩、长乐。”《魏书》卷106中《地形志中》载:冀州“勃海郡……领县四……南皮……东光……脩……安陵。”那么,这里的勃海郡属何州呢?愚意属青州。因为墓志称燕继乃“乐安长乐人”,青州勃海郡有长乐县而冀州勃海郡无此县。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乐安长乐”与文献记载存在着出入。《魏书》卷106中《地形志中》云:青州“乐安郡……领县四……千乘……博昌……安德、般。”可见,青州乐安郡并无长乐县。但是将燕继“长乐人”归属青州勃海郡,则正好与墓志所谓“祖随官爵,芳华勃海”相映证。由此看来,志文“乐安长乐人”应改为“勃海长乐人”才妥。然而南北朝时期州郡县更改频繁,地名极为紊乱,长乐县或许一度划归乐安郡?也不无可能。

东阳,指当时的青州治所东阳城(今青州市区)。据《魏书》卷106中《地形志中》载:“青州,后汉治临淄,司马德宗治东阳,魏因之。”东阳城建造于东晋义熙六年(410),这年东晋大将刘裕率军北伐南燕,摧毁燕都广固城(今青州市区西郊),“留长史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筑东阳城而居之。”<sup>②</sup>关于东阳城的得名原因,《水经注》载之甚明:“以在(东)阳水(今青州市南阳河)之阳,即谓之东阳城。”<sup>③</sup>东阳城在南北朝时系山左重镇,齐鲁干城。对此,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曾有过一语之评:“南北朝时,东阳之名甚著云。”<sup>④</sup>燕继墓志载“父仍息步,偃蹇东阳。”又称他本人:“任罢宁私,潜伏丘园。”按“偃蹇”指卧病不能作事;“丘园”即家园。可见,燕氏家族定居青州东阳城始自燕继之父。燕继在致仕后已视青州为故乡,这里是他的最终归宿地。

志云:燕继“乡举阳平相”。

阳平,有郡、县之分。《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载:司州“阳平郡,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分魏(郡)置,治馆陶城。领县八……馆陶……清渊……乐平……发干……临清……武城……武阳……阳平。”可见阳平郡与其所辖阳平县同时并存。《魏书》又载:北魏郡国、县国均设有“相”这一官职,品秩自四品至八品不等——上郡相四品、中郡相五品、下郡相和上县相六品、中县相七品、下县相八品。<sup>⑤</sup>从志文知,燕继虽入仕途却仅任过阳平相一职,推测他是县国相的可能性较大。

志云:燕继“每取乐于衔霞之高峰,散赏兴于浞阳之清流。”

“衔霞之高峰”当指今青州城南3公里的云门山。该山海拔421米,因主峰上的云门洞夏秋两季云雾缭绕形成吐纳风云的壮丽奇观而得名。云门山素为鲁中名岳,“衔霞之高峰”是研究云门山名称变化的珍贵文献。考云门山一名最早见于盛唐时期,据山阳《投

① [宋]郑樵:《通志》卷26《氏族略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8页。

② 《晋书》卷15《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1页。

③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26《淄水》,第400页。

④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8《河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6页。

⑤ 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

龙诗并序》碑载:天宝元年(742)北海郡太守赵居贞“晓登云门山,直上一千尺”,为远在长安的唐明皇祈福祝寿。笔者发现,云门山在隋代曾称函霞山或霞山。由青州市博物馆藏隋开皇六年(586)《故朱府君墓志铭》知:志主朱神达葬于“函霞山之左方”。朱氏墓志1974年出土于青州城南云峡河乡井亭村,该村恰好地处云门山东麓一带。隋函霞山即今云门山,毫无疑问矣!早年出土于青州城南郊的开皇十五年(595)《燕孝礼墓志》又载:祖籍“辽东”的燕孝礼葬于“霞山之北,州城之南。”<sup>①</sup>可见函霞山在隋代青州确实具有一定知名度。那么,云门山缘何曾称函霞山呢?按“函”是含纳、包含的意思。如《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第一上》引“孟康曰”:“泰极元气函三为一”;《隋书》卷十九《天文志上》云:“且夫置器广庭,则函牛之鼎如釜。”“霞”则指云霞、彩云。如《隋书》卷七十六《文学》称“缚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云:“摘玉字于仙札,则流霞成彩。”由此得知,“函霞山”之意为含纳云霞的山脉。颇值一究的是,云门山是如何含纳云霞的呢?唐赵居贞《投龙诗并序》中如此描述当时云门山上的云霞变化情况:“有瑞云从洞门而出,五色纷郁,回翔空中。”这种“五色”“瑞云”穿云门洞而过的美丽自然景观,不正是“函霞”的生动写照吗?谨按“衔霞之高峰”中的“衔”字本意是“用嘴含”,在此可引申为包含、含有之意。这种解释是有例证可寻的,如韩愈《县斋有怀》诗称“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sup>②</sup>范仲淹《岳阳楼记》亦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sup>③④</sup>这样一来,“衔”、“函”意同,“衔霞”便等于“函霞”,因而可以断定北齐“衔霞之高峰”即隋代函霞山——唐迄今之云门山。

“泲阳之清流”指今青州城西南的南阳河。按青州除南阳河外,还有北阳河,两河古称阳水,又名泲水。《水经注》载:青州“阳水……有南阳、北阳水(今南阳、北阳河)之论……亦或通名之为泲水。”<sup>④</sup>“泲阳之清流”在此之所以指南阳河而非北阳河,是由这两条河的流经区域决定的。南阳河发源于今青州西南山区的玲珑山,向东北流经青州市城区,注入弥河。北阳河发源于今青州西南山区的九庵山,向东北流经青州城西北郊,汇入寿光市塌河。前者与云门山同处青州城南,后者则距云门山较为偏远。所以,“泲阳之清流”是今南阳河。南阳河系青州城的母亲河,意指南阳河的“泲水”频见于有关文献和出土资料。如《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载: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北魏军攻东阳城,“青州刺史竺夔于城内凿地道,南下入泲水涧,以为退路。”山东省临朐县出土的北齐武平四年(573)木版上刻有“释迦文佛弟子高侨……因官仍居青州齐郡益都县(今青州市)泲湾里”的记载。<sup>⑤</sup>“泲湾里”显因泲水而得名。前述开皇十五年(595)《燕孝礼墓志》载:燕氏“终于(青州)城阳之乡,泲川之里。”“泲川”即泲水。五代后晋天福六年(941)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率领吏民在青州城南龙兴寺内建造了一座石经幢,幢文中有对杨氏“庙临泲水,威振海隅”的颂词。<sup>⑥</sup>青州市博物馆还珍藏着一件南阳河畔出土的具有五代时期雕刻风格的

① [清]法伟堂等:《益都县图志》(光绪时)卷26《金石志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益都县刊本。

② 见《全唐诗》卷337,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76页。

③ 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8《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④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26《淄水》,第401页。

⑤ 端方:《陶斋藏石记》卷13《高侨为妻王江妃造木版》,续修四库全书本。

⑥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卷2《后晋陈渥书石幢残刻》,光绪九年(1883)益都县重刊本。

《新修泲水石桥之记碑》碑额。

顺便指出,从“每取乐于衔霞之高峰,散赏兴于泲阳之清流”一语中我们还可获得两点新认识:一是云门山为燕继生前频繁登临的山峰,这透露出早在北齐时该山就已经是青州人游览的名山了,从而改变了此前人们所认为的隋唐时期。二是云门山、南阳河区域不仅是古代青州人的游览胜地,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永眠之乡。笔者注意到,燕继墓志出土地“驼山之阳”东距云门山不过 1.5 公里,与云门山西麓近在咫尺。这表明燕继墓葬实际上处于云门山、南阳河地望中。除燕继外,北齐隋唐时期还有四位青州人安葬于云门山、南阳河一带。如仅比燕继墓志刻制时间晚一年的北齐武平二年(571)《逢君铭》载:志主逢哲“窆于泲水之南,霞山之北。”<sup>①</sup>前述开皇十五年(595)《燕孝礼墓志》载:燕氏一生“志存山水”,死后葬于“霞山之北,州城之南。”纪年不明的《唐故居士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志主赵琮也是生平“志好云门山水”,卒后“殡于益都县(今青州市)……云门山东冈原。”<sup>②</sup>景福元年(892)《唐故清河郡张氏夫人墓志铭》载:张氏“卜兆于(青州)府城之南云门之下。……泲水为邻兮云门是乡。”<sup>③</sup>燕继、逢哲、燕孝礼、赵琮、张氏五人虽然时代相先后,但是都纯一色地钟情于云门山、南阳河这片地域。可见,这里不仅是他们生前游山玩水的好去处,也是逝后寄托躯体的理想兆域。

志云:燕继“葬于驼山之阳”。

驼山位于青州城西南 5 公里,海拔 408 米,因山体形似卧驼而得名。山巅昊天宫内元大德六年(1302)益都路(治今青州市区)儒学教授马驥所撰《大元降御香之记》碑称:“环青皆山也,府城西南七里许,峰峦尤美,望之若驼形然,土人相传谓之驼山。”明人谢肇淛:曾赋《驼山》诗云:“不厌驼山路,千峰列翠屏。天连海树黑,日落黛云青。”<sup>④</sup>驼山山阳崖壁间有隋唐时期开凿的佛窟 5 座,摩崖 1 处,造像 638 尊。这是山东省最大的石窟造像群,也是我国最东部的石窟造像群。驼山与雄峙其东南的云门山、劈山同为青州历史名山。《齐乘》赞曰:“三山联翠,障城如画。”<sup>⑤</sup>自明代始,该山被誉为“驼岭千寻”,列入古青州八景之一。按驼山之名最早见于山阳武周时期的石窟造像题记:“长安二年(702)……尹思贞为亡过妻郎氏及女,偕男谨施净财于驼山寺,敬造石佛像。”<sup>⑥</sup>燕继墓志又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关于驼山得名时间的新史料——北齐武平元年(570)驼山即已有其名,这便将此山得名时间上推了 130 多年。

## 二 文物考古价值

燕继墓志的学术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文献上,而且墓志本身还承载着重要的文物考古信息,这突出地反映在其独特的形制上。

与古代传世墓志相比,燕继墓志存在着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志盖虽为覆斗形,但四角

①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4 页。

②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卷 2《唐故居士天水赵府君墓志铭并序》。

③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卷 2《唐故清河郡张氏夫人墓志铭》。

④ 法伟堂等:《益都县图志》卷 9《山川志上》。

⑤ [元]于钦:《齐乘》卷 1《山川》,见《宋元方志书刊》,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⑥ 段松苓:《益都金石记》卷 1《唐驼山北洞造像记》。

上翘,如同屋檐。二是志石雕有四足,像一小桌。然就墓志整体观之,似一棺椁或小室。刘凤君先生在《美术考古学导论》中指出:“南北朝时期的墓志最为复杂,可初步分为碑形墓志、长方形墓志、方形墓志和比较特殊的龟形墓志4类。”<sup>①</sup>显然,燕继墓志不能简单地划归于其中任何一个类型。我们在赵超先生《古代墓志通论》中也查找不到这种特殊形制的墓志。<sup>②</sup>由此可知,燕继墓志形制为以往考古发现所不见,是我国古代墓志中的新样式,为研究墓志形制演变情况增添了一件极其难得的实物资料,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由于北齐(550—577)国祚短暂,存留下来的墓志数量较少,致使北齐墓志素以珍稀见称,倍受专家和学者们的青睐。可以认为,燕继墓志的奇特造型是其价值和魅力所在,这使它在传世北齐墓志中尤显珍罕。虽然燕继墓志目前看来还是一个孤例,但是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很可能会有相同类型的墓志被发现。

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形制独特的墓志究竟是何造型来源呢?窃以为燕继墓志形制决不是覆斗形志盖和带四足志石的简单组合,而是效仿墓葬中殿堂式棺椁制成的特殊产物。之所以作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考古发现业已证明古代墓葬中存在着殿堂式棺椁。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魏孝昌三年(527)洛阳宁懋石室和1999年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的隋开皇十二年(592)虞弘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汉白玉石棺均系典型的殿堂式结构。<sup>③</sup>对此,郑岩先生明确说道:“宁懋石室和虞弘石棺外形均仿木构的房屋。”<sup>④</sup>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可知这种殿堂式棺椁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寝殿。令人欣喜的是,1971年青州城南郊傅家庄发现一座北齐武平四年(573)画像石墓,此墓与燕继墓在时间上相差仅三年,空间上相距约800

米,可视为近乎同时、地的墓葬。在傅家庄画像石墓第九石上刻有这样一幅画面:“前后各两匹马以双杠抬一小型的房屋前行。……房屋为木结构,庑殿顶。”夏名采先生评云:“这幅画像所描绘的应为送葬的场面。”<sup>⑤</sup>郑岩先生也持相同见解,并进一步认为:“图中四马抬一房屋前行,房屋体量较小,应是一棺。”<sup>⑥</sup>此论甚是。尽管燕继墓中是否置有殿堂式棺椁由于建筑施工破坏及掩埋而情况不明,但是傅家庄画像石墓却雄辩地表明与燕继墓几乎同时、地的墓葬内确实存在着殿堂式棺椁素材。

另一方面,墓志和棺椁均属葬具,都是放置于墓葬中,这便使墓志的刊刻具有着受棺椁形制影响的客观因素。笔者看到,燕继志盖虽为覆斗形,但四杀存在弧度,尤其四角略微上翘,这显然是受殿堂式棺椁屋檐影响的结果。出土实物资料也可证明燕继志石四足系被殿堂式棺椁足部影响所致。2000年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发现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中出土一张石棺床。令人惊讶的是,燕继墓志与安伽墓石棺床虽远隔千里却存在着明显相通之处,燕继墓志四足与安伽石棺床床腿不仅形状相似——

① 刘凤君:《美术考古学导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② 参见赵超:《古代墓志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图6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4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图4,《文物》2001年第1期。

④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60页。

⑤ 夏名采:《青州傅家庄北齐线刻画像补遗》图2,《文物》2001年第5期。

⑥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60页。

下奢上敛,就连足、腿间的边沿也不取直线,而是都雕刻成了锯齿状。<sup>①</sup>前述虞弘石棺也刻有类似于足部的雕饰。<sup>②</sup>更有说服力的是,与燕继墓时、地相近的青州傅家庄画像石墓第九石上的线刻殿堂式棺槨也带有足部。<sup>③</sup>因此,我们从覆斗形志盖的屋檐特征和志石四足的雕制上看,燕继墓志的刊刻确乎被当时墓葬中的棺槨类葬具施以了直接影响。

寻根溯源,殿堂式棺槨即是燕继墓志刊刻的蓝本,这是燕继墓志既似棺槨又像小室的原因之所在。可以说,正是由于燕继墓志在很大程度上取法了这种葬具的形制,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燕继墓志这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虽非墓志常态,但却有着实际造型来源可寻,建议命名为殿堂式棺槨形墓志。

### 三 书法艺术价值

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书法最为出色的时期,此时的书法风貌总体上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并渐趋成熟。通观燕继墓志,隶书意韵已不明显,尽展着楷书风范,这是符合时代特征的表现。应予注意的是,“东魏、北齐自迁都至邺后,墓志书风为之骤变,北魏以斜画紧结为主的真书变为以平画宽结为主。”<sup>④</sup>在燕继墓志中我们已鲜觅北魏楷书“斜画紧结”的踪迹,北朝后期“平画宽结”的变革新风跃然可见。总体说来,燕继墓志结体端正宽博,点画精到舒展,用笔丰腴遒润,字势率意自然,秀整中透出劲健,朴厚中不乏灵动。喜爱临摹北朝墓志者,自可从中玩味无穷。还值得称道的是,燕继墓志书写和镌刻水平俱佳,刀法忠实地现了笔法,书丹者、刻工当为一时高手。这件书写与镌刻珠联璧合的上乘佳作,充分展示了北齐书法艺术的高超水平,堪称不可多得的书苑珍品。

(作者通讯地址:李森 济南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 250100)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图12,《文物》2001年第1期。

②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图4,《文物》2001年第1期。

③ 参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图173,第244页。

④ 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卷13《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北京:北京荣宝斋1995年版,第14—15页。